

你好·微青春

最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杰作选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县:最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杰作选(曹文轩点评版)/

曹文轩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30-5390-8

I. ①文… II. ①曹…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7240号

书 名 文县:最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杰作选(曹文轩点评版)

编 者:曹文轩

责任编辑:王圆圆

特约编辑:韩在俊 周 语

装帧设计: 曹文轩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hs@whcbs.com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93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微小的人儿
拥有微小的忧愁 微小的烦恼 微小的爱慕
麋鹿一样的我们的微青春
此致敬礼



潮水褪去鹅卵石的光亮
暗哑的喉咙 曲不成调
明媚如你 消失在时光森林里
再也没有回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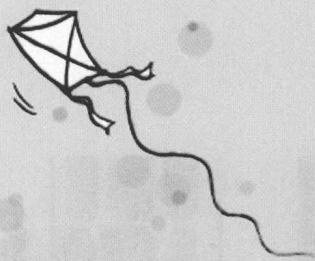


白色的光四下流淌
鼓噪的声音让世界真空成一部默片
我们的故事
单调得如此鲜妍





在黑暗的河流上 冷星独照
风筝如凋谢的晚花 勇气之姿渐渐势微



早就该学会放手.....

早就该默默的，默默的
跟随它的脚步，默默的

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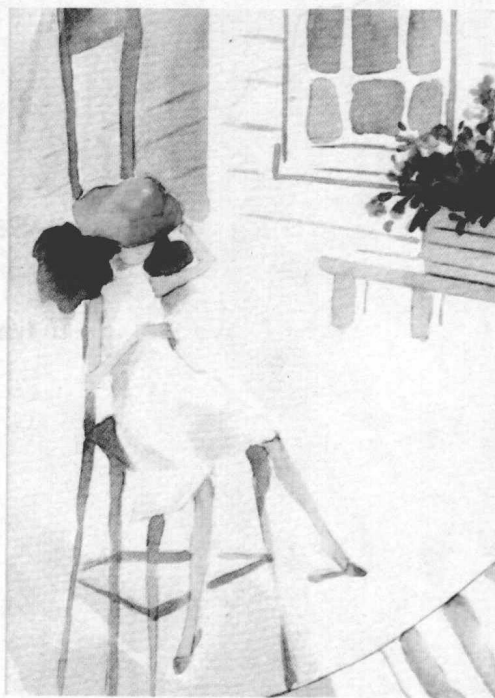
contents



曹文轩	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	/ 2
杨 鑫	我青春遗落的地方	/ 5
金国栋	格林童话	/ 10
贺伊曼	情 节	/ 24
徐 衍	亿万光年	/ 33
丁 威	马小淘的黄昏	/ 40
徐 衍	十月的棉花田	/ 46
徐真然	晚安，红舞鞋	/ 52
许竹敬	日落的那头是日出	/ 56
陈虹羽	一个年代的掌纹	/ 61
李 田	当波伏娃遇到萨特	/ 64
杨 鑫	泡 沫	/ 75
金国栋	南搞包包与北搞果冻	/ 79

目 录

83	/ 陌生城市的早晨	贺伊曼
87	/ 星象仪	周丽晶
97	/ 村庄旧事	夏克勋
118	/ 结	杨 鑫
123	/ 笨拙的飞翔	丁 威
137	/ 姑娘啊姑娘	徐 衍
144	/ 听说时光回来过	韦智杰
164	/ 伤 疤	鲁一凡
173	/ 你我内心强大	徐真然
177	/ 刀子和刀子	夏克勋
191	/ 水光潋滟	徐 衍
200	/ 火车与蝴蝶	刘 豫
206	/ 我们爱过的，以及遗忘的	金国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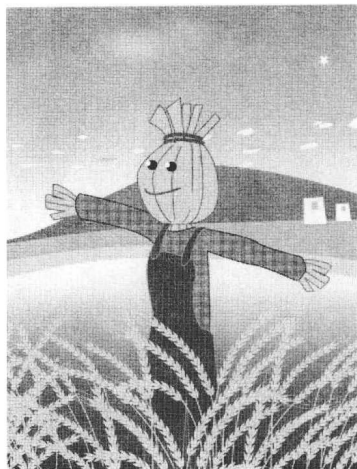


曹文轩点评版
最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杰作选



NLIC 2970662187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

文/曹文轩

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间，作为评委的我，接触到不少的新鲜文字，不少意气风发的面庞。作为年龄上的长者，看到晚辈们青春的才情，我感到欣慰和喜悦。

最初的时候，一些高校、几个人、一本杂志，聚合在一起，提出了“新概念”这样的口号。既然是一个口号，自然就会有意义不同的各种阐释。我所理解的新概念的理念是创新、自由和真实。我希望借由这个“新概念”来打破之前语文教育中惯常的写作和思维模式，鼓

励孩子们自由思考，自由抒发，自由书写。现在，十几年过去，我不想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标榜新概念的历史意义，因为这必定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意义和价值的所谓评定也不是我所能够承担的。

在这套丛书中，许多作者是我所知晓或者熟悉的，他们的文章获奖也有我投的一票，其中一些文章的获奖可能还与我的阐释有关。我也曾为一些年轻的作者们写过序，做过推荐，并且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发展。现在，他们早已从最初的十七八岁的参赛少年长大成熟，通

过打拼和努力，拥有了自己一片很开阔的天地，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不管他的历史有多悠久有多辉煌，总是需要新鲜血液的不断输注，才能保持其发展和进步。而我觉得，新概念所培养的这些选手和他们的文字，对于中国整个当代文坛来说，正是一股新鲜的血液。这些年，我为这股新鲜的血液写过一些文字，说过一些赞赏的话，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觉得不合适不恰当。但是，我从未隐讳或者夸大过自己的阅读感受，我确实因为那些灵动的文字而狂喜和激动过，所以，我并不后悔说过那些所谓“捧杀”的话。

中国一直以来的教育观中都强调“长幼有序”，似乎年幼就等同于幼稚和不成熟。作为成人的我们，往往不屑或者不愿去正视那些幼者的思想，他们就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而生活，这一切已经变得理所应当。所以，当这一批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带着他们那些凌厉、尖刻、反叛的文字出现在我们面前，年轻的脸庞上写满坚毅，眼神里却飘忽着一丝忧郁，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惊叹于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默默撕毁着一本又一本分量轻飘的书籍，奋力砸毁着一堵又一堵的围墙。他们点燃了火把，焚烧着成人所设定的一些规则和条例。他们围着火堆，不断扔进新的东西，火光映红了脸庞，通宵达旦。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是王。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依然是孩子，只不过是一群憎恶家的孩子。家是牢笼，所以要逃离，无家可归倒有一种快意。可是，不管怎么逃离，千回百转，却宿命般的永远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惧怕爱，友情、爱情、亲情，这些对于流浪的心灵来讲，都是无法承受之重，所以他们逼迫着自己不停地掩饰，不停地回避，不停地舍弃，

最终，蓦然回首，才发觉自己一直都在为找寻爱而兜兜转转。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群情激奋，破坏一切，不疯魔不成活，可是，似乎，一阵风吹过，他们突然安静下来，坐在树阴下，淡淡地看着远方，他们熟悉泉水的声音，他们听得懂落叶的叹息，他们在意云朵的流逝。就这样，一直坐着，呼吸着那个世界晶莹剔透的空气，默默感悟着一眼千年的人生。那个色彩如此绚烂的世界，让我深深为之着迷，那是一个我不曾有过也永远无法再进入的世界。在整个人生的漫长历程中，那个世界的大门只是开放那么一段时间，而我早已错过。

我是一个深深眷恋文字的人，阅读对于我来说，首先是文字的品味。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文字是有情绪的，它可以分为不同的格、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气场。而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格调和气场由它最初的几行文字大概就可以决定。这些年，在审读这些新鲜的作品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年轻的作者们把握文字的能力着实让人惊叹。他们有着储备丰富的词汇库，并且能够那么娴熟地如同上阵点兵般地调动文字，游刃有余。文字在他们笔下，变得灵动而有生气，像是长了翅膀，自由飞翔，变幻莫测。而文字的自由和洒脱，我想是和想象的思维分不开的。文字如若若是翱翔的风筝，那么想象力就是那根牵引的线，只有这根线够长够结实，风筝才能远远地上扬。在写作训练中，对于想象思维的拓展和彰显，这不得不说是新概念的一大贡献。

我一直都说，现在的年轻写手们应该感激这个时代，是因为时代的民主和自由才使得思维得以自由驰骋，才会有无拘无束的文字，而这样的写作环境和心境是我们许多人在年轻时所不敢奢求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时代是自由和开放，但是，自由和

开放也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新概念借由时代，开创了新的风气，宣扬了文学的自由和平等，打通了传统写作训练堵塞的筋脉，使得很多新鲜血液可以顺畅地灌注到文坛，在语文教育范围内，这不啻于一场文学和思想意义上的变革。但是，十几年过去，这场变革逐步显露出一些弊端和局限。随着市场的介入，网络媒介的发展，随着选手们风生水起的事业，新概念逐渐成为一场含金量颇高的选秀，当然，这和新概念的本意无关。既是选秀，就有了参照的模板和范文，所以历届得主的文章变成了制胜宝典，变成了很多孩子写作时模仿的对象。于是，每一年的评选，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多样式雷同的作品，这些作品空有喧嚣炫目的文字，却没有实在的文章的精气神，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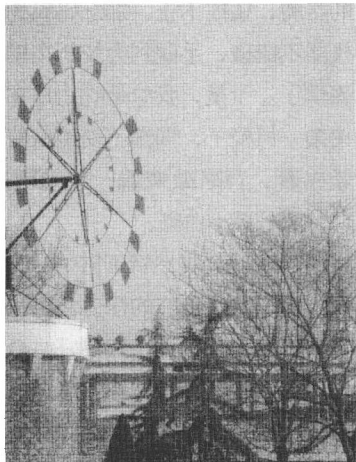
会感叹，现在好的作品是越来越难寻了，现在的孩子已经忘记了写作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真实和自由，而这才是新概念所一直真正追求的东西。

所以，当出版方邀请我来评点这一套丛书时，我欣然应允，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愿望。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让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孩子们拨开浮云，看到真正的阳光，能够从尘世的喧嚣中暂时脱离，目光纯粹地阅读这些曾经打动过我的文字，感受这些作者不羁的灵魂和真实的内心。

其实，我的这个愿望很简单，只是希望落地的麦子不死，希望新概念的精神永远不要失落。

2010年10月21日 于橡树湾

谁还记得年少时的味道
小豆冰棍 雪花膏
那薄如蝉纱的美好迎着暖阳的微光
透出融融的橘黄



我青春遗落的地方

文/杨鑫

妈妈念完高中就分配了，在一家染织厂做织布工，每日绕着织布机转七八个小时。外婆年轻时也在那个工厂，不过做的是纺纱工。我大半个童年也在此度过。那里藏着我细碎的光阴。

我的童年算得上是“轰轰烈烈”的了。每每想及童年，耳畔总会耳鸣般响起染织厂车间巨大的噪音。如果哪天二炮收女兵，那里准会集体报名。车间门有三层，相当于手枪的消音器。内层门酷似冷冻厂仓库门的里层的帘子。门看上去是用两条军用棉被拼成的，长长地拖

着地，像西式婚纱长长的尾巴。一掀开它，巨大的噪音像冲溃了堤坝的洪水直把人往外推。进了车间，就算外面狂轰滥炸、地动山摇，你也浑然不知了。

幼年进入车间的震撼十几年后仍旧历历在目。机器足足是我身高的两倍，浩浩荡荡地挤满了整个视野，“哐当哐当”的声音比王婆娘教训输了钱的朱二还吓人。那种感觉是日后在上海仰望林立的摩天大厦都无法比拟的。那些庞然大物使我完全傻了眼。噪音像个脾气暴躁的男人，用两只强劲有力的手死死拽住我细瘦

的胳膊，猛摇不止。加之妈妈的“忠告”——机器不能碰，手碰到会绞断在里面，我便愈加畏惧了。于是，我总是吃力地在两台机器正中央搬一只椅子，惴惴不安地坐着。我的双臂紧紧夹着，背略微弯着，手无所适从地悬在胸口，像一只小白鼠。

有时我会突然特别害怕，大声喊妈妈。可我喊不过身旁轰隆的怪兽。有时候我把喉咙喊哑了妈妈也听不见。我只好拼命地哭，眼泪纵横。我望着妈妈匆匆的背影，身子紧缩着，仿佛动一下就会被齿轮吃掉似的。

有时候妈妈的手被机器挡住了，我便担心起来。三五分钟看不到妈妈的手时我便忍不住哭起来。我以为妈妈的手被机器绞断了。

通常等到妈妈注意到我时我已经没力气再哭了，愁眉苦脸地坐着。妈妈抱起我。我的手便死死拽住妈妈的工作服，脸紧贴着妈妈的脸。

不是很忙时，妈妈会抱着我去和别的女工问好，叫我跟阿姨飞吻。就像饭后懒得拿毛巾，直接用手擦掉污渍似的，我把右手在唇上一抹，而后把手心翻过去，在眼前吃力地举一两秒。女工们的笑声被机器吃掉了，但我能看到她们扬起的嘴角，我自己也乐不可支了。

我记得一个女工特别喜欢我，但是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只记得当时称呼她娟娟阿姨。她抱我时，我感到很舒服。她通常用左臂托着我的大腿，右臂扶着我的后背，像抱起一个睡着婴儿的襁褓。我至今忘不了娟娟阿姨长长的马尾、柔软的身体和身上香喷喷的雪花膏的味道。

幼年的我寸步不离母亲，洗澡也多是在厂里的女浴室洗的。有时爸爸带我去男浴室洗澡。我哭闹得厉害，总以为爸爸会把我扔进深深的浴池里——那样我会被淹死。还是女浴室

的构造让我觉得安全——中间是放置浴具的石凳，旁边是两排莲蓬头。妈妈一直乐于把我带进女浴室，直到有一次我童言无忌地问妈妈自己长成大人之后会不会也变成女人的模样。

>>>

当我大了一些时，我不再害怕男浴室的大池子了，也不再害怕车间里的庞然大物。关于手被绞断的“忠告”也对我不起作用了。我像一只得意的小雄鸡，脚上装了轮子似的在车间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胖阿姨那里让她帮忙剥橘子皮，一会儿跑到娟娟阿姨脚边往她口袋里塞一把瓜子。

有时，我在娟娟阿姨的机床旁搬一张椅子，独自嗑着瓜子。娟娟阿姨会不时蹲在我面前给我做个鬼脸。有一次，她用食指把鼻子往上推，另一只手扮成一只猪耳朵。正当我咯咯笑时，她突然收起了滑稽的表情，拱了一下唇，示意我向后看。我转过头，妈妈正双手叉腰站着，冲我瞪着眼。那眼珠让人觉得是上了弹弓的石子。

我赶忙站起来，将瓜子壳放进娟娟阿姨的手心（她已经习惯性地把手伸出打算接了）。而后，我跑去把剩下的瓜子放进妈妈的工作服里，蹒跚地抱起椅子乖乖跟着妈妈走。我回头看一眼娟娟阿姨，她笑弯了腰——她一定觉得我抱着椅子走路的样子像怀孕数月的孕妇。

之后，妈妈在自己的机床旁边把椅子放好，在地上铺几张报纸让我吐壳，最后抓一把瓜子放进我的兜里。她把抓着瓜子的手伸进我的兜里时离我那般近，细碎的头发碰到了我的脸。那时我会忍不住亲妈妈一口。我看到妈妈脸上浮出的笑意。也许那时候我根本无法体会那个表情背后的东西，然而幼小的我依旧开心极了。

妈妈一般不会把一把瓜子都给我，她自己手上会留一点。过一会儿，她会撮一撮嗑好的瓜子仁塞给我。我总是一把捂入嘴里，美滋滋地嚼。

娟娟阿姨有个女儿，我不记得她的名字，连她那时的模样也记不清了（她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那时我大概不大喜欢她，甚至有些怕她。女工们闹着玩，私订了我们的娃娃亲。

我比她大几个月，个子却比她矮一点。女工们怂恿着她叫我“小老公”，让我叫她“小老婆”。后来我憋红了脸和机器比着喊了一声“小老婆”。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小老婆”另外的意思。我以为他们在笑我滑稽的样子，于是哭了。后来大家说我不该哭，该哭的是那位小老婆，我便打了胜仗似的张口大笑。小老婆像是受了奇耻大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后来娟娟阿姨不许我那么叫她，让我改口叫“大老婆”。胖阿姨便在一边打趣道：“那二老婆呢？”那铅球一样的声音在轰隆的机器的封锁下砸了出来，顿时激起了第二波笑浪。大老婆哭得更厉害了。我倒怜香惜玉似的不去傻笑了，拉着大老婆的袖子跑出了车间。大老婆木然地瞧着我，咯咯笑了。那声音在车窗外像银铃一样清脆。我也咯咯笑了。

>>>

后来，大老婆果真越长越大，相比之下小老公却越长越小了。上一年级时大老婆已经高出了我半个头。她扎着和娟娟阿姨一样的马尾，身上也有雪花膏的香味，可当时我觉得她难看极了。她总是欺负我，要么扯下我的帽子让我满世界追，要么逼着我一动不动地让她在头上扎小辫，要么直接把我按在纺纱车间的棉

堆上刮我的鼻子。武力反抗是不行的——有一次我动用了牙齿，被妈妈拍了屁股。我只好使出杀手锏，像唐僧念紧箍咒一样唱着：“大老婆，二老婆，还有一个小老婆，都不是好老婆。”每次都能气得她大哭一场。

有时我会得意地笑。可当她哭得厉害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同身受似的向她靠近，亲吻她，以此安慰她，于是我们又会和好如初。不久她又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我快到十岁的时候，车间里一下子来了一批女学徒工。那时我白白胖胖的，更惹人喜爱了。也正是那段时间，车间里换了一批保养工（修理机床的），一概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这才意识到车间里男性的存在。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打情骂俏，一见女学徒工和男保养工打仗准会去帮忙。尽管平时保养工给我买了不少手枪和汽车，可战时我依旧坚定不移地支持女性——要么扯保养工的裤腿，要么朝保养工扔瓜子壳。有时候我会被他们拎到高高的柜子上。我在柜子上急得要命，大喊“住手！住手！”。显然他们没把我当回事儿。我只好哇哇地哭。这时候，漂亮的女工就像一个大英雄似的把我救下来，又抱又亲。我开心极了，早忘了刚刚发生的事儿。

仿佛是一夜之间，我与那个温馨的、澄清的大家庭分开了。我需要去面对一群崭新的人——崭新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当然与我熟悉的女工处处不同，可女人竟也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小学的女班主任待人接物一概是一脸凶相。她的眼睛除了睡觉时眯成一条线外平时都是倒三角形的；她说话总是吼，要是在车间里，机器的声音一准儿会反被她吃掉。

对于这样的世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

我日复一日地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路过